

(法) 凡尔纳◎著
郭漫◎改编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Les Enfants du Capitaine Grant

格兰特船长

纯美
阅读

在海上，小事都是当做大事看待的。有一阵子，大家都一声不响，眼巴巴地望着这只玻璃瓶子。这里面装的是船只出事的线索呢，还是一个闲来无事的人写的一封不相干的信丢到海里闹着玩的呢？

爵士立刻着手检查那个瓶子。他十分小心——好像一个英国检察官在侦破一件重要的案件似的。爵士是对的，因为一件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无所谓的事，往往会隐藏着重要的线索。

——选自《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航空工业出版社

真正纯美阅读  体会纯粹的文字之美

(法)凡尔纳◎著 郭漫◎改编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航空工业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凡尔纳的代表作之一，故事发生在 1864 年。苏格兰贵族哥利纳帆爵士偶然获得了一份文件，从中得知两年前在海上遇难失踪的苏格兰航海家格兰特船长尚在人间，于是毅然组织了一个救援队，驾驶着自己的游船去寻找和营救。由于对文件的错误解释，他们一路上遇到了无数艰险：地震、洪水、风暴、凶狠的毛利人和一个阴谋。但他们以无比的毅力和勇气，终于在太平洋的一个荒岛上找到了格兰特船长。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 (法) 凡尔纳 (Verne, J.) 著 ;
郭漫改编. -- 北京 : 航空工业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80243-756-2

I. ①格… II. ①凡…②郭…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
—法国—近代—缩写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88050 号

分类建议少儿·课外阅读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Gelante Chuanzhang de Ernü

航空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安定门外小关东里 14 号 100029)

发行部电话: 010-64815521 010-64978486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0 字数: 260 千字

印数: 1—10000

定价: 16.80 元

Q 前言

Qian yan

儒勒·凡尔纳是19世纪法国作家，著名的科幻小说和冒险小说作家，被誉为“科幻小说之父”，他一生写了60多部大大小小的科幻小说，总题为《在已知和未知的世界漫游》，其中的代表作是三部曲：《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两万里》和《神秘岛》。

凡尔纳将他的幻想以文学形式表达出来，辅以幽默的故事情节、生动的语言、流畅的文笔，激发了人们探索奇妙的科学世界和自然世界的热情。他的作品受到了全世界读者的喜爱，同时，也奠定了凡尔纳在法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是凡尔纳的代表作之一，故事发生在1864年。苏格兰贵族哥利纳帆爵士的新船“邓肯”号在试航时捕到一条鲨鱼，水手们在鲨鱼肚子里发现一只瓶子，瓶中的信件因受海水的浸泡而模糊不清。根据残存的字迹可以推测出，这是一个名叫格兰特的船长在两年前发出的求救信，他被困于南纬37度线的某个地方。哥利纳帆爵士为营救格兰特船长求助于英格兰海军，未果。在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玛丽和罗伯尔的请求下，毅然决定驾自己的“邓肯”号出航寻找。同行的除了玛丽和罗伯尔外，还有哥利纳帆的夫人海伦、麦克那布斯少校，以及因马虎而错登上“邓肯”号的法国地理学家巴加内尔等人。他们找遍了南纬37度的所有陆地：南美洲的智利、阿根廷，澳大利亚内陆，新西兰，一路上险象环生，登高山冰川却突遇地震，过草原遭遇干旱洪水，因内奸险遭杀害，被吃人土著俘虏差点成为祭品，最后却在破釜沉舟那一刹那获救，并终于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找到了格兰特船长，成功返回苏格兰。

凡尔纳匠心独具，布局巧妙，以生动传神的笔法，时而将读者带到一个诗情画意的境界，时而将读者带入惊险刺激的场面。

凡尔纳的故事生动幽默，妙趣横生，又能激发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热爱科学、向往探险的热情，所以100多年来，一直受到世界各地读者的欢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表明，凡尔纳是世界上被翻译的作品最多的十大名家之一。

Mu 目录 lu

第一章

酒瓶的秘密·····001

海伦夫人·····010

第二章

不速之客·····015

雅克·巴加内尔·····021

行动前的辩论·····028

第三章

阿罗加尼亚国·····034

安达斯山脉·····037

印地安人的“王宫”·····040

第四章

失踪的孩子·····045

学错了西班牙语·····047

寻找水源·····049

第五章

走向坦狄尔·····052

可怕的洪水泛滥·····055

第六章

栖生之地·····061

重踏征途喜相聚·····063

第七章

探求失踪范围·····072

“不列颠尼亚”号上的遇难船员·····083

向澳大利亚进发·····086

第八章

火车开进墨累河原野·····089

第九章

旅行队中的内奸·····092

报警失败·····100

第十章

“不列颠尼亚”号依然是个谜·····108

倒霉的“麦加利”号·····110

落入啃骨魔之手·····113

得以安生的墓穴·····118

“制造”一次火山爆发·····119

腹背受敌·····122

“邓肯”号又出现了·····125

审讯艾尔通·····129

艾尔通的交换条件·····133

玛丽亚泰勒萨岛·····140

相聚在小岛·····146

胜利返航·····153



第一章



酒瓶的秘密

1864年7月26日，一艘典雅而华丽的游船使足了马力，在北爱尔兰与苏格兰之间的北海峡海面上航行。英国国旗在船尾桅杆的斜竿上飘动，大桅顶上垂挂着一面小蓝旗，旗上绣着“E. G.”两个字母（船主 Edward Glenarvan，爱德华·哥利纳帆英文名的首字母），字的上面还有个公爵冕冠标记。这艘游船叫“邓肯”号，归爱德华·哥利纳帆爵士所有。哥利纳帆爵士和他年轻的妻子海伦夫人，以及他的一个表兄麦克那布斯少校都在船上。

“邓肯”号新近造成，今天是试航。在可以看到阿兰岛的时候，瞭望台上的水手忽然报告说：“有一条大鱼扑到船后浪槽里了。”船长约翰·门格尔立即叫人把这件事告诉了哥利纳帆爵士。爵士带着少校来到船尾楼顶上，问船长那是一条什么鱼。

“啊！爵士，”船长回答说，“我想那是一条大鲨鱼。”

“这一带会有鲨鱼吗？”爵士惊奇地问。

“会有的，”船长又说，“有一种鲨鱼，它的头像天秤，大家叫它‘天秤鱼’，在任何温度的海洋里，都可以发现这种鲨鱼。如果我没看错的话，我们现在碰到的准是这个坏蛋！假如您许可的话，只要夫人喜爱看一种古怪的钓鱼方法，我们很快就可以知道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怪物。”

“而且，”船长又说，“这种可怕而有害的鱼杀不尽，我们抓住机会除掉一害吧。如果您高兴的话，我们把它钓起来，那么，这既是一幕动人的情景，又是一件有益于人们的好事。”

“那么，你就做吧。”爵士说。

爵士叫人通知海伦夫人，夫人也到尾楼顶上来了，她兴致勃勃地来观赏这幕动人的钓鱼。“邓肯”号上的乘客们和水手们都出神地看着鲨鱼的动作。一会儿那家伙就游到钓钩边来了，它打了一个滚，以便更容易吞食，那么大的块香饵到它的粗大喉咙里就失踪了。它拖着缆索猛烈地一摇，被钩上了。水手们赶快旋转帆架末端的辘轳，把那怪物吊了上来。

001

真正
纯美
阅读，
体会
纯粹
的文字之美

鲨鱼一看出了水，蹦得格外厉害，但是人们有法子制服它：又是一根绳子，末端打了个活结，套住它的尾巴，叫它动弹不得。

不一会儿，它就从舷栏上被吊上船来，摔到甲板上。这时，一个水手悄悄地走近它，一斧头把它那可怕的尾巴砍断了。

钓鱼的一幕结束了，水手们的报仇欲望得到了满足，但好奇心还没有得到满足。是啊，任何船上都有这样一个习惯：杀了鲨鱼要在肚子里找一下，鲨鱼是什么都吃的，希望在它的肚子里找到点意外的收获。

海伦夫人不愿参加这种腥臭的“搜索”，回尾楼去了。不一会儿，那大鲨鱼被人们用大斧头剖开了肚子，里面空空的，很明显那家伙很久没吃东西了。水手们无精打采地正要把那残骸扔下海，这时，水手长的注意力被一件东西给吸引住了，在鲨鱼的肚子里有个粗糙的东西。

“呃！那是什么呀？”他叫了起来。

“那个呀，”一个水手回答说，“那是一块石头，那家伙吞下去为了平衡身体的。”

“去你的吧！”另一个水手说，“那明明是个连环弹，打进了这坏蛋的肚子，还没来得及消化呢。”

“你们都别胡说，”大副汤姆·奥斯丁驳斥道，“你们没看见这家伙是个酒鬼吗？它喝了酒不算，连瓶子都吞下去了。”

“怎么！”爵士也叫起来了，“鲨鱼肚里有只瓶子吗？”

“真是只瓶子，”水手长回答，“不过，很明显，这瓶子不是从酒窖里拿出来的。”

“那么，奥斯丁，”爵士又说，“你细心地把那瓶子取出来，海上找到的瓶子常常是装着宝贵的文件的。”

“你相信这事吗？”少校问。

“我相信至少这是可能的事。”

“啊！我并不是不同意你的看法，”麦克那布斯少校回答，“也许那瓶子里有个秘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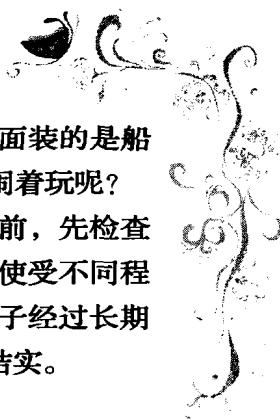
“一会儿我们就知道了，”哥利纳帆爵士说，“怎么样，奥斯丁？”

“喏，”大副回答，指着 he 费了不少力气才从鲨鱼肚子里取出来的那个不成样儿的东西。

“好，”哥利纳帆说，“叫人把那个难看的東西洗干净，拿到尾楼里来。”

奥斯丁照办，把这个离奇的瓶子送到方厅里，放在桌子上，爵士、少校、船长都围着桌子坐下。一般说，女人总是有点好奇的，海伦夫人也不例外。





有一阵子，大家一声不响，眼巴巴地望着这只玻璃瓶子。里面装的是船只出事的线索呢，还是一个航行者闲着无聊写了一封信丢到海里闹着玩呢？

为了知道究竟，爵士立刻着手检查那只瓶子。在检查内部之前，先检查外部。它的口部很坚实，还有一节生了锈的铁丝，瓶身很厚，即使受不同程度的压力都不会破裂，一看就知道是法国香槟省制造的。这只瓶子经过长期漂泊，不知被碰撞过多少次，而还能完好无损，可见它是多么的结实。

“是一只克里各酒厂的瓶子。”少校随便讲了一句。

正因为他是内行，所以对于他的判断并没有人提出异议，“我亲爱的少校，”海伦回答说，“如果我们不知道瓶子是从哪里来的，单知道是哪家酒厂出的，有什么用呢？”

“我们就会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我亲爱的海伦，”爵士说，“我们可以肯定它是来自很远的地方。你看，瓶外面粘附着的这层凝固的杂质，可以说，在海水浸渍的影响下，已经变成矿石了！这瓶子在钻进鲨鱼肚子之前，就已经在大洋里漂流了很久了。”

“我很赞同你的看法，”少校回答说，“这只玻璃瓶子外面有这么厚的一层杂质，可能是经过一个长途旅行。”

“究竟它从哪里来的呢？”海伦夫人问。

“你等着呀，我亲爱的海伦，等一等，研究这瓶子要耐心点。除非我完全推测错了，要不然，我们所提的问题，瓶子本身是会给答复的。”

哥利纳帆爵士一面说着，一面刮去护着瓶口的那层坚硬的物质。不一会儿，瓶塞露出来了，但是已被海水侵蚀得很厉害。

“可怕啊！即使瓶里有文件，一定也保存得不好了。”爵士说。

“恐怕是吧。”少校附和着。

“我还有个推测，”爵士又说，“瓶口既塞得不紧，一丢到海里不久就要沉下去，幸而鲨鱼吞了下去，才把它送到‘邓肯’号上来。”

“那是毫无疑问的，”船长回答。“然而，如果我們是在大海里捞起它，知道捞获的地方的经纬度，就可以知道它漂泊的路程；现在它是由这种习惯逆风流的鲨鱼送到我们手里来的，我们就无法知道了。”

“我们看看再说吧。”爵士回答，一面拨开瓶塞，一股咸味充满了尾楼。

“怎么样？”海伦夫人急躁地问。

“是呀！我没有猜错！里面有文件！”爵士说。

“文件呀！是文件呀！”海伦夫人叫了起来。

爵士回答说：“不过，大概因为潮气侵蚀得很厉害，文件都沾在瓶上了，

拿也拿不出来。”

“把瓶子打破吧。”少校说。

“我倒想不要把瓶子搞破。”爵士反驳说。

“我也希望如此。”少校跟着转了话。

“自然是不打破瓶子好。”海伦夫人说，“但是瓶里的东西比瓶子更重要呀，只好牺牲瓶子了。”

“只要把瓶颈敲掉就好了，爵士。”船长说。

“就这样做吧！我亲爱的爱德华。”海伦夫人叫道。

事实上也很难有别的办法，所以，哥利纳帆爵士虽然舍不得，但也只好下决心把宝贵的瓶子的瓶颈敲断。

不一会儿，瓶颈的碎片落到桌子上，人们立即看见几块纸粘在一起。爵士小心地把那些纸头抽出来，一张一张地揭开，摊在桌上。这时海伦夫人、少校和船长都挤在他的身边。

这几块纸头，由于海水的浸蚀，成行的字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些模糊不清的字迹。爵士仔细地观察了几分钟，颠来倒去地看着，又摆在阳光下照照，海水没有浸蚀掉的字迹，最细微的一笔一划都观察到了，然后，他看了看那些用眼光盯住他并且等得不耐烦的朋友们说：“这里有3个不同的文件，很可能就是一个文件，不过是用3种文字写的：一份是英文，一份是法文，还有一份是德文。从没有浸蚀掉的那几个字来看，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

“至少，这几个字总有个意思吧？”海伦夫人问。

“很难说，我亲爱的海伦，这些文件上的字太不完整了。”

“也许3个文件上的字可以互相补充吧？”少校说。

“应该可以的，”船长回答，“因为海水决不能把3个文件上同一行上的字都浸蚀掉，我们把这些残字断句凑起来，总可以有一个看得懂的意思。”

“我们正是要这样做，”爵士说，“不过，要一步一步来，先看这英文的。”

62 Bir gow

sink str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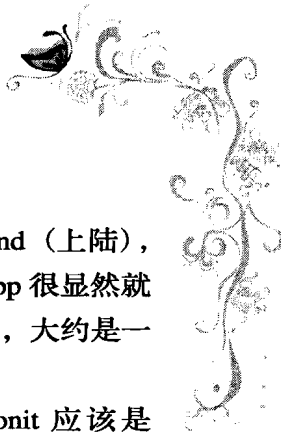
aland

skipp Gr

that monit of long

and ssistance

lost



“这些字没有多大意思。”少校带着失望的表情说。

“不管怎样，”船长回答说，“那些字总是英文呀。”

“关于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爵士说，“sink（沉没），aland（上陆），that（此），and，（及），lost（必死），这些字都是很完整的，skipp很显然就是 skiper（船长），这里说的是一位名叫 Gr……（格……）什么的，大约是一只遇难的海船的船长。”

“还有，monit 和 ssisance 这两个字的意思也很明显。monit 应该是 monition（文件），ssistance 应该是 assistance（援救）。”门格尔船长说。

“这样一看，就很有点意思了。”海伦夫人说。

“只可惜一点，”少校说，“有些整行的字都缺了，失事的船叫什么，失事的地点在哪，我们怎么知道呢？”

“我们会找到的。”爵士说。

“不成问题，会找到的，”少校又说，“但是怎么去找呢？”

“我们把3个文件彼此互相补足就会找到了。”

“我们就这样来找吧！”夫人又叫起来。

第二张纸比第一张损坏得更厉害，只剩下这样几个不相连的字：

7Juni Glas

Z wei atrosen

graus

bringtit ihnen

“这是德文。”船长一眼看到就说。

“你懂德文吧，门格尔？”爵士问船长。

“爵士，我懂。”

“你懂，请你讲讲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

船长仔细看了看那文件，说道：“首先，出事的日期确定了，7Juni 就是 6月7日，再把这日期和英文文件上的 62 凑合起来，我们就知道是‘1862年6月7日’这样一个完整的日期了。”

“好得很！”海伦夫人叫道，“再接下去！”

“同一行，还有 Glas，把第一个文件上的 gow 和它凑起来，就是 Glasgow（格拉斯哥）一词，显然是格拉斯哥港的一条船。”

“我的意见也是这样。”少校附和着说。

Les Enfants du Capitaine Grant 格^{Jules Verne}兰特船长的儿女

“文件上第二行全没有了。”船长又说，“但我看出第三行两个重要的字：z wei 的意思就是‘两个’，atrosen 应该是 matrosen，意思是‘水手’。”

“那就是说一个船长两个水手遇难了。”海伦夫人说。

“很可能就是这样。”爵士回答。

“我要老实向您承认，爵士，*graus* 使我为难，”船长接着说，“我不知道怎样解释，也许第三个文件可以使我们懂这个字。至于最后两个字，不难解释：*bringtit*、*ihnen* 的意思就是‘乞予’。如果我们把第一个文件第六行上的‘援救’接上去，就凑成‘乞予援救’，这再明显不过啦。”

“是啊！乞予援救！”爵士说，“但是那几个不幸的人在什么地方呢？直到现在，我们对于地点一点线索还没有呀！出事地点我们丝毫也不知道！”

“我们希望法文文件能说得更明白点。”海伦夫人说。

“我们再看法文文件吧，大家都懂法文，研究起来也就容易多了。”爵士说。第三个文件这样写着：

troi ats tannia
gonie austral
abor
cornitin pr cruel indi
jete ongit
et 37° 11' lat

“这里有数字，”海伦夫人大声叫道，“看啊！诸位，你们请看！……”

“我们还是依次序来研究，”爵士说，“我们从头看起。头几个字我就看出是个‘三桅船’，把英法文两个文件凑起来，船名叫做‘不列颠尼亚’。第二行的 *goine* 和 *austral*，只有后面一个字有意义，这是‘南半球’。”

“这已经是宝贵的启示了，”船长回答，“那只船是在南半球失事的。”

“还很不清楚。”少校说。

爵士说：“我们接着看，*abor* 应该是 *aborder*（到达）。那几个不幸的人到达了一个什么地方。*contin* 是不是 *contineht*（大陆）呢？这 *crue*！……”

“*cruel* 正好就是德文 *graus*……*grausam*（野蛮的）这个字啊！”

“我们再看下去，再看下去！”爵士说，他看见那些残缺不全的字逐渐有了意思，兴趣自然也跟着提高了。“*indi* 是不是就是 *inde*（印度）呢？那些海员被风浪打到印度去了吗？还有 *ongit* 这个字，一定就是 *Longitude*（经

度)。下面说的是纬度：37° 11'，好了！我们有了正确的揭示了！”

“但是经度还是不知道呀！”少校说。

“我们不能要求得这样完备呀，我亲爱的少校！”爵士回答说，“有正确的纬度已是很好的了。这张法文文件是3份文件中最完整的一份，而这3份文件又很显然是彼此的译文，并且是逐字直译出来的，因为三张纸上的行数都是一样，因此，我们现在应当把3件并成一件，用一种文字译出来，然后再研究出它们最可能、最合理、最明白的意思。”

“你是拿法文、英文，还是德文来译呢？”少校问。

“拿法文译，既然有意思的字都是由法文保留下来的。”

“您说得对，法文我们大家都懂。”门格尔船长说。

“自然啦，我现在把这文件写出来，把残字断句凑拢起来，字句之间的空白还照样保留着，把没有疑问的字句补充起来，然后我们再来比较，判断。”爵士拿起一支笔，过了一会儿，他就把一张纸递给大家，纸上这样写着：

7Juin1862	trois-mats	Britannia	Glasgow
1862年6月7日	三桅船	“不列颠尼亚”号	格拉斯哥
sombre	gonie	austral	
沉没	戈尼亚	南半球	
à terre	deux	matelots	
上陆	两名水手		
capitaine	Gr	abor	
船长	格	到达	
contin	pr	cruel	indi
大陆	被俘于	野蛮的	印第
jeté	ce	document	de longitude
抛	此	文件	经度
et 37° 11'	de latitude	portez-leur	secours
37度11分纬度		乞予	援救

这时一个水手来报告说“邓肯”号已进入克莱德湾，请船长发命令。

“爵士，您的意思怎么样？”门格尔转过脸去问哥利纳帆爵士。

“先开到丹巴顿，让海伦夫人回府，然后我到伦敦去把文件送给海军部。”

船长就照这意思下命令，那水手传达命令去了。

Les Enfants du Capitaine Grant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Jules Verne

“现在，朋友们，”爵士说，“我们来继续研究。我们找到了一条大商船失事的线索了，好几个人的性命就靠我们的判断是否正确。因此，我们要绞尽脑汁来猜出这个哑谜。”

“我们都准备这样做，亲爱的。”海伦夫人说。

〇〇八

“首先，”爵士接着说，“我们要把文件的内容分成3个不同的部分来处理：一、已经知道的部分；二、可以猜到的部分；三、尚未知道的部分。我们已经知道什么呢？我们已经知道：1862年6月7日格拉斯哥港的一只三桅船‘不列颠尼亚’号沉没了，两个水手和船长将这个文件在纬度37度11分的地方丢下海里，请求救援。”

“十分正确。”少校说。

“我们还能猜到什么呢？我想是：那只船失事地点是在南半球，这里我要你们注意 *gonie*，这不是指一个地名吗？它是不是一个地名的一部分呢？”

“是 *patagonie*（巴塔哥尼亚）呀！”海伦夫人叫道。

“没有问题吧。”

“但是巴塔哥尼亚是不是在南纬37度线上呢？”少校问。

“这个不难证实。”门格尔一面打开南美地图，一面回答，“正是这样！巴塔哥尼亚被南纬37度线穿过。南纬37度线先横截阿罗加尼亚，然后沿巴塔哥尼亚北部穿过草原，进入大西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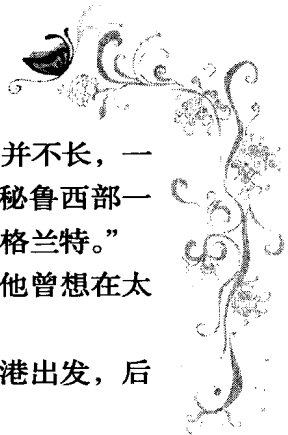
“好！我们继续推测下去。*abor* 就是 *aborder*（到达）。两个水手和船长到达什么地方呢？*contin*……就是 *continent*（大陆）。你们注意，是‘大陆’不是海岛。他们到达大陆后怎么样呢？有个像神签一般的‘*pr*’说明他们的命运，说明那几个不幸者是‘被俘’（*pris*）了或者‘做了俘虏’（*prisonniers*）了。被谁俘虏去了呢？被野蛮的印第安人（*cruelsindiens*）俘虏去了。我这样解释，你们信服吗？你们心里还有什么不明白吗？”

爵士说得斩钉截铁，信心满满。他的全部热诚都灌注到大家的心里去了，他们都和他一样叫道：“再明白不过了！再明白不过了！”

过了一会，爵士又说：“朋友们，所有这些假定，在我看来，都是非常可信的。我认为事情出在巴塔哥尼亚海岸附近。而且，我就要叫人在格拉斯哥港打听一下‘不列颠尼亚’号当初是要到什么地方去，然后我们就知道它是否有被迫驶到那一带海面的可能。”

“啊！我们不需要到那样远的地方打听，我这里有全份商船日报，可以给我们正确的答案。”船长说。

“赶快拿出来查一查，赶快查！”海伦夫说。



船长拿出一大捆 1862 年的报纸，开始快速翻找。他找的时间并不长，一会他就用满意的声调说：“1862 年 5 月 30 日，秘鲁！卡亚俄（秘鲁西部一大商埠）！满载，驶往格拉斯哥港，船名‘不列颠尼亚’号，船长格兰特。”

“格兰特！”爵士叫起来，“就是那位雄心壮志的苏格兰人，他曾想在太平洋上建立一个新苏格兰呀！”

“是啊！就是他，在 1862 年乘‘不列颠尼亚’号自格拉斯哥港出发，后来人们就再也没听到他的消息了。”

“再也不能怀疑了！再也不能怀疑了！”爵士说，“确实就是他。‘不列颠尼亚’号 5 月 30 日离开卡亚俄，8 天后，6 月 7 日，就在巴塔哥尼亚海面出事了。它的全部历史都载在这些残余字迹里，你们该知道了吧，朋友们！我们推测到的事实已不算少了，现在不知道的就只是经度了。”

“既然地方的名称都知道了，经度知不知道就无所谓了。我只要知道纬度，就能保证一直航行到出事地点。”船长说。

“那么，我们不是全部都明白了吗？”海伦夫人说。

“全部都明白了，我亲爱的海伦，这文件上字与字之间的空白，我可以毫不费力地补充起来，仿佛格兰特船长亲口在讲，我替他做笔录一样。”

爵士说着拿起笔，毫不迟疑地做了下列记录：1862 年 6 月 7 日，三桅船“不列颠尼亚”号，籍隶格拉斯哥港，沉没在巴塔哥尼亚一带海岸，因急救上陆，两名水手和船长格兰特到达此大陆，被俘于野蛮的印第安人。兹特抛下此文件于经……纬度 $37^{\circ} 11'$ 处，乞予救援，否则必死于此！

“好！好！我亲爱的！”海伦夫人说，“如果那些不幸的人们能够重新回到祖国，那都全亏了你呀！”

“他们一定能够重新回到祖国。文件说得太明显、太清楚、太确实了。英国决不会把它的孩子们丢在那荒凉偏僻的海岸上而不去营救，决不会的。”

“这些不幸的人一定都有家庭，家里人一定都在因他们失踪而哭泣！也许这格兰特还有妻子和儿女！……”

“你说得对，我亲爱的夫人，我负责通知他们，告诉他们并没有完全失望。现在，朋友们，我们回到楼顶上去，我们快要到港口了。”

港口有一辆马车在等候着海伦夫人，准备把她和麦克那布斯少校送回玛考姆府。爵士和他的年轻夫人拥抱告别之后，就跳上了开往格拉斯哥的快车。

但他动身前，先利用一个更迅速的交通工具发出一个重要启事。几分钟后，电报就把这启事送到《泰晤士报》和《每晨纪事报》了。启事内容如下：

“欲知格拉斯哥港三桅船‘不列颠尼亚’号及其船长格兰特的消息者，请问哥利纳帆爵士。地址：苏格兰，凡巴顿郡，吕斯村，玛考姆府。”

✿ 海伦夫人

哥利纳帆爵士一向仗义疏财，他的仁慈超过了他的慷慨。因为慷慨还是有限度的，而仁慈可以是无边的。这位身为吕斯村绅士的玛考姆府的“主人”，是英国贵族的元老，代表着本郡。但是，由于他的雅各派的思想，由于他不愿逢迎当时的王朝，因此颇受英国政客们的歧视。再者，他始终继承着他先辈的传统，坚决抵抗英格兰人的政治侵略，这更是他被歧视的原因。

哥利纳帆爵士和海伦小姐结婚才不过3个月，海伦小姐是有名的旅行家威廉·塔夫内尔的女儿，威廉是为了研究地理并热衷于勘查而牺牲生命的。

海伦小姐是个妩媚、勇敢、热情奔放的少女，吕斯村的绅士就和这样的一个小姑娘结为终身伴侣了。他们结婚后的头3个月过去了，但是爵士并没有忘记他的妻子是一个大旅行家的女儿！他想，夫人的心里一定还保存有他父亲生前的那些愿望。果然，当他把“邓肯”号交给海伦使用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到海伦夫人是多么的快乐啊！

然而，这时候哥利纳帆爵士已经到伦敦去了，海伦夫人对这次短暂的分离并不感到那么郁闷，只是挂念着爵士，不知事情能否办成。第二天，接到丈夫的一封电报，她估计丈夫很快就会回来。晚上收到一封信说延期，因为爵士的建议碰到了困难。第三天，又有一封信，信里流露出对海军部的不满。

这一天，海伦夫人心中不安起来。晚上，她正一个人闷闷坐在房间里时，管家哈伯尔进来告诉她有一个少女和一个男孩，要求和爵士说话，问她愿不愿去接见。“是本地人吗？”夫人问。

“不是的，夫人，因为我不认识他们。他们是乘火车到巴乐支，由巴乐支到吕斯村的，他们是步行来的。”管家回答说。

“请他们上来吧，哈伯尔。”夫人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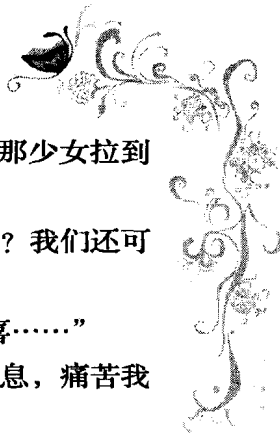
管家出去了。一会儿，那少女和男孩被引到海伦夫人的房里。从他们的面孔一看就知道他们是姐弟俩。姐姐16岁，她那漂亮的面孔显得有些疲乏，那双眼睛似乎是哭肿的，那副表情又沉着又勇敢，那身装束又朴素又整洁。这一切叫人一见就对她产生好感。她搀着12岁的弟弟，这孩子态度坚决，好像是他姐姐的保镖。姐姐站到夫人面前，有些发呆。海伦夫人赶快先开腔说：

“你们想找我说话吗？”她边问边用眼光鼓励着那女孩。

“关于‘不列颠尼亚’号沉没的事在《泰晤士报》上登了一条启事……”

“你们是什么人？……”

“我是格兰特小姐，夫人，这是我的弟弟罗伯尔。”



“啊！格兰特小姐呀！格兰特小姐！”夫人叫了起来。一面把那少女拉到身边，拉住她的双手，同时又吻着那小男孩的小脸。

“夫人，关于我父亲沉船的事，您可知道些什么？他还活着吗？我们还可以见到他吗？我恳求您，请您说啊！”

“我亲爱的孩子，”海伦夫人说，“我不愿意给你们一个空欢喜……”

“您尽管说，夫人，您说吧！我是够坚强的，我不怕听见坏消息，痛苦我能忍受下来的。”

“我亲爱的孩子，希望是很渺茫的，不过，也可能有一天你们会跟你们的父亲重新见面的。”

“上帝呀！上帝！”格兰特小姐叫着，忍不住哭了。稳定了一下情绪，那少女提了很多问题。海伦夫人对她说了捞获文件的经过，又根据文件说明了“不列颠尼亚”号怎样在巴塔哥尼亚附近沉没了。只有船长和两个水手可能爬上了大陆，他们用3种文字写了一个文件丢到海里，向全世界求援。

在海伦夫人叙述的时候，罗伯尔有好几次不自觉地叫了出来：“啊！爸爸！我们可怜的爸爸啊！”一面叫着，一面靠紧他的姐姐。至于格兰特小姐呢，她双手合十，一声不响，仔细听着，直到叙述完了，她才说：“啊！夫人！那文件呢？那文件呢？”

“那文件不在我这儿，我亲爱的孩子。”夫人回答。

“不在您这儿吗？”

“不在，为了你父亲，爵士把那文件带到伦敦去了。但是文件里写的东西我都一字一字地告诉你们了。在那些几乎全部被海水浸蚀掉的残余字迹里，波浪还保全了几个数目字，只可惜经度……”

“不需要有经度呀！”小男孩叫道。

“是呀，罗伯尔。”夫人一面回答，一面看着他那副坚决的神情，不禁微笑起来，“因此，你看，格兰特小姐，你知道得和我一样多呀！”

“是的，夫人。但是我想看看我父亲的笔迹。”

“那么，等明天吧，也许明天爵士就会回来。他想把这个文件拿给海军部的审计委员们看看，以便鼓动他们立即派船去寻找你父亲。”夫人说。

“是真的吗，夫人？您二位真为我们去与海军部交涉了吗？”那少女叫了起来，表示十分感激。

“是的，孩子，我们不该接受任何感激。随便什么人处在我们的位置，都会像我们这样做的。但愿我们使你们心里产生的希望能够实现！请你们就住在我们家里，等爵士回来……”

这样热诚的邀请是不便拒绝的。于是，格兰特小姐同意和弟弟在玛考姆府里等待爵士回来。

玛丽·格兰特小姐和罗伯尔·格兰特是格兰特船长仅有的两个孩子。哈利·格兰特的妻子在罗伯尔出生的时候就死了，每当他做远程航行的时候，就把两个孩子托付给一位年老的堂姐。

012

哈利·格兰特先做大副，后来做船长，在最初几次远洋航行中，业务颇有成就，到了罗伯尔出生后的几年，他已经积了一些资财。他和哥利纳帆氏的人们一样，对于那些一直侵占欺凌的英格兰是不满的。他想以个人的力量促进苏格兰的发展，决心在澳大利亚一带找出一片陆地来使苏格兰能做大规模的移民。他号召同胞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他拿出自己的全部家产来实现他的计划。他造了一只船，组成了一个船员队。他把儿女托给那年老的堂姐，自己就到太平洋各大岛探险了。

那是1861年的事。直到1862年5月，人们还不断地得到他的消息，但是自从6月他离开卡亚俄以后，就再也没有人听到关于“不列颠尼亚”号的情况了，商船日报对船长的命运也只字不提了。就在这个时候，哈利的堂姐死了。从此以后，两个孩子成了孤儿。那时，玛丽·格兰特才14岁，她勇敢坚毅，对这遭遇毫不畏惧，她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年幼的弟弟身上。弟弟不但要养，还要教呀，这多亏了她的节约、谨慎和聪明。她日夜劳作，为弟弟牺牲一切，履行了母亲的责任。两个孩子就这样生活着，倔强地安贫吃苦，勇敢地 and 穷困做斗争。可怜啊！她一直认为“不列颠尼亚”号永远消失了，父亲已经死了。当她偶然翻到《泰晤士报》上的那条启事时，她突然从绝望中跑了出来，她那种激动兴奋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

她毫不迟疑，立刻决定来打听一下消息。因此她把这消息和她的决心告诉了弟弟，当天两个孩子就乘上去珀思的火车，晚上就到了玛考姆府。

这就是玛丽·格兰特对海伦夫人所讲的她的苦难历史。她简单地说着，丝毫没想到在这漫长苦难的岁月里，她是一个英雄女郎。然而海伦夫人却想到这一点，有好几次她忍不住滴下了眼泪，把姐弟俩紧紧地搂在怀里。

对于罗伯尔，他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段故事。他睁着大眼睛，听着姐姐说，他现在才知道姐姐过去所做的一切，所忍受的一切。最后，他抱着姐姐叫道：“啊！姐姐呀！你就是我的亲妈呀！”这是从他内心深处不由自主地发出来的。

大家谈着谈着，已经是深夜了。海伦夫人怕两个孩子过于疲乏，不愿意把话拉得太长，于是便把他们姐弟领到为他们准备好的卧室里去了。他们倒下就睡着了，梦想着美好的未来。他们走开之后，夫人就叫人把少校请来，